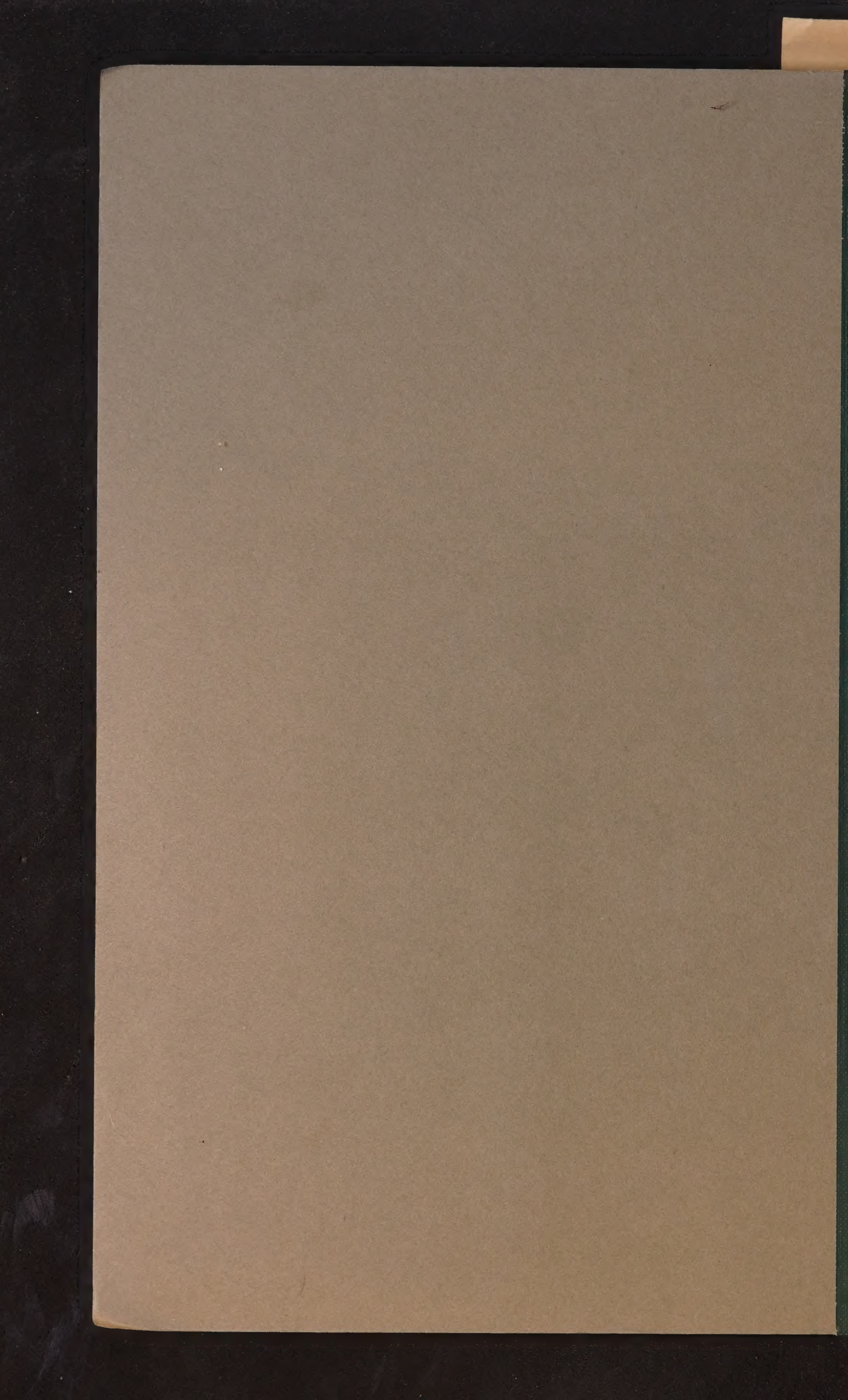


先哲叢談後編

自一至二





先哲叢談後編序

元寶以来。文運盛開。於是乎伊仁齋物徂徠。其他有名之士。彬彬輩出。其所著文章。往往有足以傳于世者。然至史編。則寥寥無聞。

是以功臣之勳名士之跡鬱滯不顯湮沒不傳固爲可憾焉此皆誇博識馳空文徒貪時名之所致何以裨益後世之有予先人念齋君蓋有感於此纂集國

初以來文臣武將暨名一
技藝者行狀墓誌家乘譜
牒著史氏備考百卷其係
儒林者特摭其要傍及稗
官口碑逸事佳話以爲先
哲叢談既布于世然猶有

遺漏將有補續。未脫稿而歿。予也愚陋寡聞。固不能繼箕裘。然亦竊有志。乃謀之父執。挍訂不釋美。戊子之冬。東條琴臺先生。介慶元堂。訪予廬曰。吾亦嘗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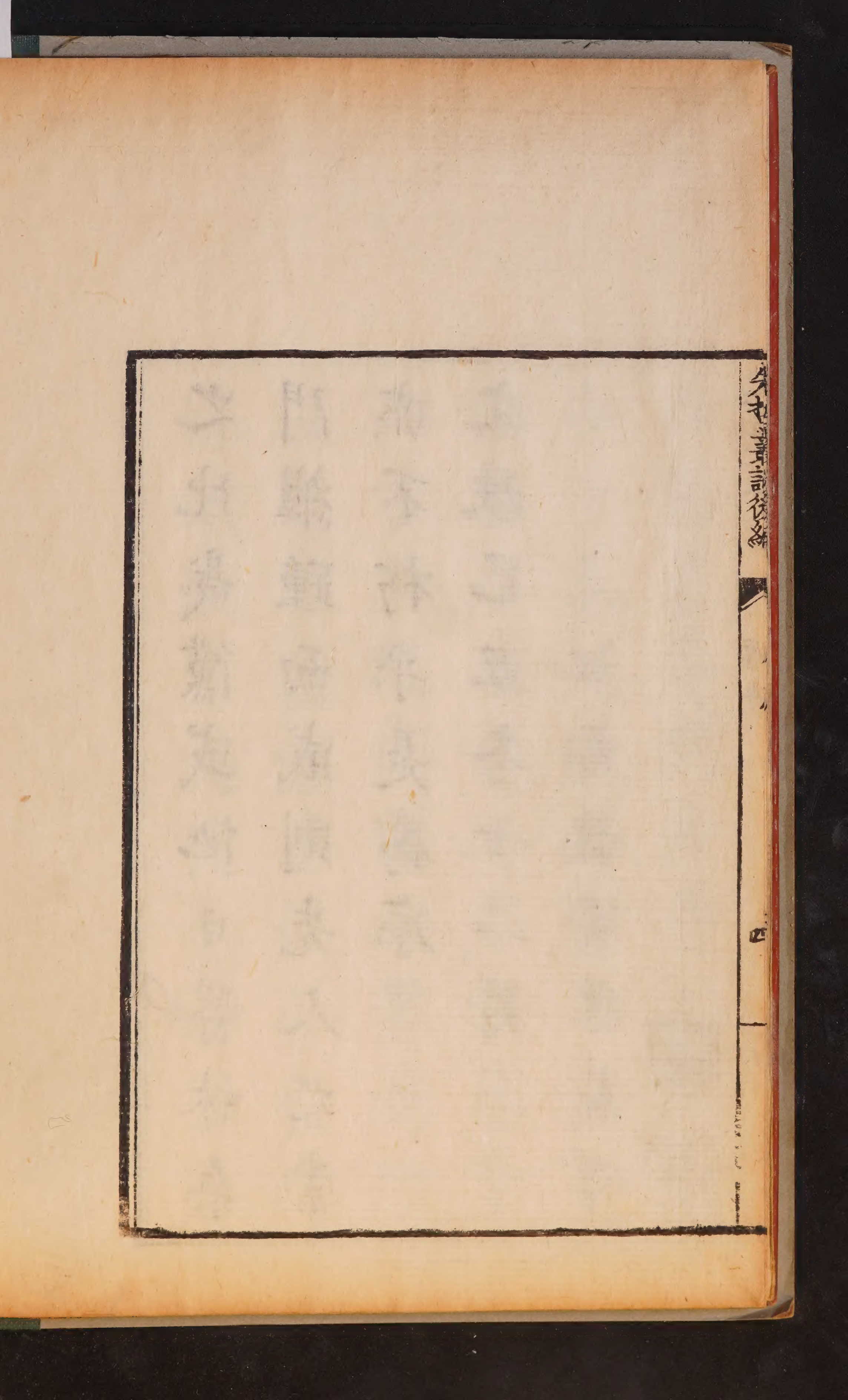
纂先哲事跡之書。請將效先人體例。而爲之後編。子其許之否。予喜託以先人遺稿。庶幾將少有資考于此。曩者先人屬醫林部于官醫某。桑門部于京僧某。

各就其專門而集大成。又命予纂係義士者。頃既屬稿矣。今茲己丑之秋。琴臺此書刻既成。則令鬱滯湮没者。昭然顯于後世。豈誇博識馳空文。徒貪時名者

之比哉。儻或他日醫林桑門繼踵而成。則先人之業亦不朽乎。是爲序。

文政己丑冬十二月

江都德齋原義撰



序

自王仁氏傳經、斯文大闡、
學家之設、四道之教、粲然
振朝野、中世以來、
朝綱漸弛、天下多事、武夫

悍卒、舉而措之於用、學政
廢而不講、逮應仁之亂、其弊
極矣、天誘其衷、
神祖龍興、削平兇梗、廓清
乾坤、方萬一家、車書禮樂、

圖弗將擢然書畫一、四方儒術文藝之士、應感而起、修而爲道德、發而爲文章、抱而爲事業、或列衆史、或數百家、或手富萬篇、筆驅風雷、前者

崛起、後者代興、無不相與扶翼
斯文、而為深飾休隆矣、猗歟
盛哉、其經學行事業、人有継
而揚之者、恨搜輯不博、粹
雜雜伴、其足以傳信於世

者、莫善於東條子蔵之撰
矣、子蔵貫紬群籍、窮捜異
聞、成三十巻、名曰閑散之宜
史、其叙事博、措辭深、廊
廟丘園、參錯三百年、道德

功業、隨筆畢露、而特觀
于咸博覧洽聞之學、廣收
遠摭之力、足以副 國家
崇重斯文之盛意矣、嚮
有原氏先哲叢談、雖早

彰於世、其所甄錄、僅七十二
人、其餘專門名家、猶可以
傳後世者、蓋不止此、識者憾
焉、書估慶元堂、乃據子威
之書、又得七十二家、裁爲八

巻、更名曰先哲叢談後編、蓋不欲掩原氏之美也、後之讀斯書、毎値其奇事異聞、當必有莫仰歎服、因而興起者、

文政庚寅五月東都綾瀬

滝田梓撰

陶齋呂省吾書



先哲叢談後編凡例

一斯書所載各家事蹟。所考援書三百餘種。通編採纂。不妄一事。皆有根據。而參互錯裒。不堪瑣屑。故效前編例。每條不復記其出典。

一志士自晦。無蹟之可捜。無書之可考者。多出於諸老先輩之所提耳面命。而不能必無流傳之異同也。編纂之意。固在于捃摭散逸。發越幽沈。則其渉疑似者。不得不併存。以備參考。故不盡合於多聞闕疑之訓。屬辭比事。雖不安其無紕謬。不忍棄之。意在鷄肋。寔爲羊存。

一斯書雖以儒家為主不敢專泥之若山鹿素行味立軒本儒以精於韜略後以兵家而被稱細井廣澤源東江始以儒起家晩以善書而被稱越雲夢山東洋永富獨嘯菴伊藤冠峰以方技著自以儒而居新井白蛾片岡如圭以占筮聞又自以儒而居之類皆悉収之蓋以其有所原也

一所標姓氏皆從其人所自稱雖然我邦姓氏複者多而單者少矣其複者至三四字或不雅訓文人之癖尚雅斥俗自脩為單若南部為南益田為田之類截去一字今就二者言之南則混南條南川等田則

混田村田中等無所取信又至其好奇者不啻去復爲單去字偏冠若藤爲滕源爲原之類汎濫尤甚至百歳之後無知其人之爲誰著姓名族系倫失實殆不可解夫姓者統祖先所自出者也氏即族也族者別子孫所由分者也豈可犯名分亂世系哉人弗思耳故今舉通行之本氏於各條以記其實欲令覽者不誤認其濫矣

一生卒年月葬所著述之類雖前後重複渉於蕪雜不敢憚煩一一記之以便於吊謁墳墓訪求遺書者而至其不得詳悉者姑置俟後考

一引長蓋短義所宜然苟足傳者不敢以避嫌而蔽其美然若係　朝典條制侯國法令等不能不避諱忌而闕如也以故懿言卓行或存口碑雖世所知爲之芟柞不得記者極多矣覽者無罪其不備而恕之

一余乏収貯各家著述多聞其名未見其書百方求之資考援於同人而人或吝乎假借愛不肯示自知遺牘不尠少矣後哲設補完之則幸甚

文政十年丁亥之春　東條耕識

先哲叢談後編凡例終

先哲叢談後編目錄

卷之三

中野撝謙　八條
板復軒　十條
盧草拙　六條
荒川天散　七條
鷹見爽鳩　十三條
田鶴樓　十二條
田蘭陵　五條
岡嶋冠山　八條
越雲夢　九條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紀平洲　十九條

合七十有二人凡六百七十九條

斯編原題曰閑散宜史以知二百年來儒林文苑士之履歴而爲主其所記載自清原環翠藤惺窩至那波魯堂紀平洲等無慮一百二十人排纂成冊將刻之家塾而問於世會北總原公道著先哲叢談八卷既收其七十二人各家事蹟與余所編大同小異詳畧得失互有出入公道有後編之作未成而歿諸友通人嘉奬余編皆慫慂之故刪七十二人讓之公道書以省重複掇殘拾剩增益數家條分縷析又得七

十二人。再能成冊。猶用舊名。乙酉之春。書估慶元堂懇請改其體例。標目卷帙。皆仍公道之舊。爲之後編焉。余諾而不果。時促不措。遂授之稿矣。戊子之冬。訪原正道。告以余擧。正道不敢拒之。又嘉余編。投示其先君子之遺著。史氏備考及後編草稿曰。斯二書也。先人在于世日。研精覃思。有年於此。未及脫稿。雖固不足以充其取材。校異同於此。不可謂必無所少補也。余受而讀之。其爲書也。徵引賅博。偃武以來。人物足傳者。莫不蒐輯。譜牒行狀墓誌記傳之類。薈萃頗勤矣。余搜索多年。常憾其不能盡自讀二書耳目所

未逮者。鼇然旁通。爲益不尠。雖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前七十二人。與公道所記。有異聞者。不爲不多。因別有藝苑雜志之作。記以國字。便其展讀。他日當嗣刊。嗚呼余也。線戟之才。短於叙事。不能選擇可否。明暢情理。雖則不可見全豹之美。僅足以窺其一班也。且斯編布置冗長。洪纖悉擧。雖似別蜂房之戶。固非爲蛇足之添。務在于剔抉湮晦。包括散佚也矣。若夫畧者詳之。繁者簡之。首尾全備。實賴後人之糾正矣。冀諸名公不愛其秘。以傳記行狀墓誌遺稿之類見貽。當再輯續編餘編。而補葺遺漏。投示是祈。今玆已

丑之秋。業已刻成。故書始末於此。正道公道之子。名義号德齋。少有英氣。不屈下人。孳々此文。不墜先業。余辱交誼。不敢掩其推誠接物之美云。

東條耕再識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一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谷時中

名素有字時中通稱大學後稱三郎左衛門土佐人

時中之先不詳其所出父曰宗慶世事農桑嘗以時中志於學讀書於州之高智眞常寺從親鸞派僧天室者學遂從教剃髮號慈冲後住于眞常寺每聚緇徒講說佛經之暇好讀經史最喜漢魏傳注後悟其入釋之非然未得學之總攝泛濫老佛後聞南村梅軒

適從程朱之訓。百方千端。訪求其書。始得語孟集注。學庸章句。朱子文集等。讀了。慙愧浮屠。廢棄人倫。於是乎。又蓄髪還俗。改名素有。字時中。稱大學。以儒與醫教授。高智。于時元和之初也。

時中了角頡悟。神宇超儻。嘗聞天室講說大學生財有大道之章。講畢。天室語曰。貲財者殺人喪身之本也。與其有之難。而不若無之易。時中曰。財本無心殺人。人貪奪自取敗亡。譬如明燈不殺蛾。蛾自撲明燈。眞可閔矣耳。天室大奇之。

時中任持眞常寺時。不欲挹遜降於人。固無所屈。遇權

要之士唯長揖未曾拜之遘貴冑豪族直名之不以丈呼人以爲矜誇一士人大怒不遜揮刀將使恐脅之曰貴僧何德常在士大夫上而飽食煖衣若無一言可說身首異處及加頷下時中神色不變自若曰任爾所欲我視死生若一何足以恐乎士人異而不加害

時中訪求經籍時喪亂之後僅脫干戈文運未闢獲書最難而況高智南州之僻邑搜索無他術求之平安若浪華若長崎積年之久多儲藏之以其服事田畝家本不貧以購買書籍之故饒資富財爲之蕩盡嘗

曰富貴失志田產數百石此非所以嘉詒子孫也不若吾讀聖賢書講明道義以之傳於後乃鬻却之僅存數項田可以餬口云

時中唱程朱學於土州當時稱之南學從遊甚衆土佐侯從四位侍從松平土佐守忠義屢徵之曾謂侯使者曰州内之民以不食祿於公廩得必爲非臣僕乎在國謂市井之臣在野謂草莽之臣均是州侯之民也臣叨竊浮名以儒術妄駭尊聽而學未極精微躬自研究道義之不暇惡足以師範王侯乎辭而不就侯及士大夫由是益崇重焉

時中資性豪邁。無所畏敬。而至晩年。磨煉蕩滌。尊信程朱。道益堅確。懲警初年沈溺老佛。汎濫衆家。慨然切於求道。深慕許魯齋薛敬軒等。爲存養踐履之實行篤學。縝密厚重。拘束一身。動靜周旋平常尤謹。故其於師弟之間也。教育頗嚴矣。野中兼山小倉三省及山崎闇齋。皆受之誨督。時中能先識三子不凡。遇不以弟子之禮。三子又能心服時中爲人也。後皆以其所見。振起乎一世。特闇齋剛毅威重。師道甚嚴。蓋所沿習時中之遺風也。

時中以慶安二年己丑十二月晦日歿于家。時年五十

二葬于高智城外瀬戸山。所著有文集六巻及語録四巻。皆門人所輯録也。

三宅寄齋

名島字亡羊號江南野水翁通稱寄齋又以爲號一説通稱玄番和泉人

寄齋字多源氏。佐々木秀義第三子。三郎盛綱之裔也。盛綱第二子。加地左兵衛尉信實。食邑備後兒嶋因以地爲氏。五世之孫。兒嶋高德稱備後三郎。殊以武功顯於元弘建武間。後隱于大和州多武峰入道號義清法師。或曰志純其子孫皆給仕于足利將軍寄齋高

德七世之孫也父某仕于豐太閤爲泉州堺五奉行之一人云

寄齋歲十一喪父不復仕官十九遊于伏見又遊于京寓紫野大德寺讀書力學有年於此遂以醇儒聞其學無常師自以漢唐注疏教授子弟間講程朱之書從學者頗衆矣

寄齋自少壯性行不苟遊伏見時隣有富翁一女容色甚都嘗將招寄齋寓宿于家辭而不行他日或問之曰瓜田不把履

石田三成在近江佐和山崇重文學士屢招藤惺窩惺

寓欲行未果又聞寄齋之名使其臣戸田某卑禮厚幣而通慇懃約以時々講説經史訓導治道也恩遇頗優三成意蓋欲以入幕之賓謀議機密論定得失也于時秀吉既薨群僚不和朋黨相搆人蓄異志三成固結秀頼勢傾朝野附之者衆寄齋與之往來僅三四而稱有疾不再交既知三成誣刻善良包藏不軌欲擅秋權之事至其翼年果有關原之役云

三成之臣柏原某與寄齋友善當其完聚時賄以黄金十五兩吐露縁故固請左袒三成屬于麾下寄齋不肯之

寄齋資性謙虚退讓自將不敢欲名高雖然聞其操行慕附者衆矣特與藤惺窩交情最密惺窩長于寄齋十九歳而能愛敬之稱以爲謙厚君子

寄齋歳踰不惑信其學術者不爲不少如近衛應山公（從一位左大臣信尋公）津侯高虎（從四位少將藤堂和泉守）福岡侯長政（從四位侍從黑田筑前守）宇和嶋侯秀宗（從四位侍從伊達遠江守）弘前侯信義（津輕越中守）關宿侯重宗（從四位少將板倉周防守時爲京所司）皆以賓師之禮遇之饋贈不尠矣故以祿四五百石雖有聘之者辭而不應

寄齋以久教授輦轂下唱道於縉紳之間學博行修

領袖乎後進聲高于一時竟達叡聞後陽成上皇後水尾天皇皆有内旨辟講經於便殿屢備顧問寵遇優渥得以布衣升與公卿列于禁闈又有器財名香之賜人皆榮之

寄齋以天正八年庚辰正月元日（一說云十二日）生于泉州堺以慶安二年己丑六月十八日歿于平安油小路家得壽七十（或作七十二非也）葬于洛北鷹峰其墓石正面題處士亡羊子之墓七字耳蓋此地慶長中後陽成帝所賜寄齋所謂鷹峰四十間四方塚者也

寄齋義子名道乙字子燕號葦華齋（一說云通稱忠兵衛）平安人。

本姓合田氏學于寄齋以其篤信於師說養之爲嗣以女妻之令冐三宅氏云道乙精于史學嘗施國訓於朱子通鑑綱目刊行于世今坊間稱之道乙點後進便之其裔分爲四家一曰三宅氏仕于津侯二曰合田氏仕于阿波侯三又曰三宅氏仕于備前侯四曰星合氏仕于中津侯皆能繼箕裘不墜家聲至於今日就中近時備前三宅徵字元獻號牧羊津三宅昌綏字君靜號錦川皆以經義名于世蓋寄齋德澤之所及也云

寄齋之曾祖名宗徹字通翁號葦牧齋永正中嘗奉于

使入于明。見詹沖和。名僖。以字行。錢塘人。善書畫。請書葦牧齋額字。得之而還。其眞蹟三字。行書及跋文一幅。今猶傳于家。以爲珍寶。

小倉三省

名克。字政義。號二省。通稱彌右衞門。土佐人。仕于國侯。

三省之先世近江人。祖政信通稱勝右衞門。仕于尾張黑田城主但馬守山内盛豐。盛豐屬織田右府。弘治三年丁巳。戰死於尾州岩倉。政信又從死於此。盛豐子對馬守一豐。從豐太閤。討北條氏。政有功。太閤賞

之賜遠州掛河城父政康通稱勝介仕于一豐。以勇武聞及 神祖統一海内。封一豐於土佐高知城爲土州侯。一豐以政康屢有勲勞。拔擢以爲上大夫。歳八十致仕老于家。以承應三年甲午三月卒。享年九十一。三省以父之蔭補爲火器隊長。又爲中大夫。又爲上大夫襲釆地入三千石。

三省坦懐虚襟。喜取衆善人亦懽陳謀議。及其爲上大夫。以與野中兼山同出于時中之門。學術指趣頗相匹似。而兼山資性剛斷。英特勇往。儼果自行。不敢顧傍慮後。故其闢山野荒蕪海濱廣瀉。變磽确爲膏腴。

穿堀津呂港便於海運之類一朝而盛功成事業永彰聲望適于南州三省均在于其職官蹟功烈若遠不及而人物之高殆出乎其上平生以實踐體察自得性命之源固不欲誇耀勝人懋啓導後進實爲南州理學之巨擘矣

三省嘗議藩制死刑之中擇情輕者而用墨劓刵刑赦死前後若千人一日斷獄罪抵死矣其蹟猶出眚災可肆赦以罪疑特輕之放逐州外愴然憫惻曰寒時服單恐路凍餓乃爲予縕袍及酒食而去其人流涕曰放逐我侵罪也寧死豈忘耶恩耶感謝平生慈恵

率類此。

三省與野中兼山。底績於土州。當時之人。數稱國有其人。而兼山果處多寛處少。加旃以嚴毅威重。進退規矩。才有鏡德不贍。三省反之。温柔寛量。莫與物忤。撙節退讓。不好急遽。嘗諫兼山曰。公强欲知人而好用明。厥照非自然。恐反入過察。夫明者順理先覺之謂。猶堯知丹朱之嚚訟是也。察者逆詐億不信之謂。猶德宗疑察却爲奸佞被罔是也。用意公私辨事緩急相去何啻千里。兢兢業業。須愼事於始。毋貽悔於後。至三省歿。亦無爭友補弼闕隙。事寢安肆。特其植功

以至奢靡。與諸大夫不和。爲之所讒。遂至自殺。由是觀之。三省學之所親切。德之所涵養。可以視二人優劣矣。

三省承應三年甲午夏。執父喪。哀戚幾。羸瘦毀瘠。而疾起。至秋七月十五日而卒。時歲五十一。葬於州之五臺山傍嶋。

永田善齋

名道慶。字平安。又作平庵。通稱善齋。號石溜。平安人。仕于紀侯。

善齋年十四。從洛東建仁寺誓古澗而學詩。一夜緇徒

數輩來訪時丁庚申古澗乃使衆作詩善齋又同賦曰一宵清話共相親忽轉朱欄月色新且喜三彭今可伏靜焚香炷守庚申古澗曰句則佳矣山僧有竹欄無朱欄何妄說其言甚驕善齋意含不平後經數日古澗爲人作畫鷹詩曰高掛斯圖狡鬼藏劍翎鉤爪勢將翔架頭未了在縲絏鳥亦清溪公冶長自負其佳句不止善齋難之曰小子以朱欄譬竹欄猶且指瑕之今所畫碧絛條而非縲也先儒云縲黑索也絏攣也且又鷹有何罪而以縲絏哉請改而可也古澗面色赧然自是善齋蚤慧之聲著于五山緇流之

間。

善齋平生甚謹飲食嘗以蘊文忠河豚烏賊説寫之於屛風自警又使來遊者觀焉蓋所以警悟人之意深矣。

善齋始學于藤惺窩惺窩歿後與林羅山有師友之契常受其誨督平生雖以程朱學爲根柢與近世儒流固護宋學拘泥其説成門戶之見者大異矣嘗議朱子行狀不慊於人意者數條雖未免好爲高論可謂能學朱子者矣

善齋自壯年行必携鐵杖重五十斤嘗將行高野取路

於山中蒼奴一人從焉深入數里老樹蓊鬱四無人逕有一偃木長數丈餘大合抱許木忽蠕々而動狀如將行者能熟視之三丈有餘老蟒也奴愕怖避之善齋曰吾聞蛇類忌鐵以杖擊其尾鱗堅如岩石自若而過

善齋元和中從林羅山遊駿府又來江戸時羅山薦善齋於紀侯釋褐儒官移居和歌山侯優遇之命有司營其書堂教育士大夫國中嚮學自是而後殆二百年絃誦之業至今愈盛云

善齋仕于紀五十年寛文中歳八十七而歿所著有文

選髓二卷膾餘雜録五卷沕潜文集十二卷

江村專齋

名宗具字專齋又以爲通稱號倚松菴平安人專齋村上源氏赤松之庶族曩祖赤松次郎則村入道號圓心當元弘中北條高時獨擅威權廢立萬乗始據播州麻耶城勤王討賊後從足利將軍以武功受封於此子孫繁延于一州永禄中同族州之三木城主別所小三郎晴定爲織田右府所攻喪其所領專齋之曾祖曰江村民部大輔孝與又在州之三石城既聞三木城失守防知其不可拒禦竊出于城奔于

京隱居新在家混跡市井以慶長癸卯歳歿孝與生榮基榮基生既在乃專齋之父也既在以聞香技著稱于世豐太閤屢召問其法當是之時海内搶攘日尋干戈既在身在閑散而無意於當世要某氏以永祿乙丑生專齋於新在家云

專齋幼在新在家十五歳遊平安學醫術於法印徳岩又自攻濂洛學遂以儒遊事于肥後侯加藤清正食祿五百石清正卒後辭其祿寛永中美作侯森忠政聞其名聘之遇以賓師禮饋月俸七十口遂又遊事之以終焉

專齋之弟曰久七郎始仕于江州佐々木義秀佐々木氏喪後薙髮號久茂受聞香於既在又以其技鳴于世豐太閤屢臨其家是以專齋又得謁見受金帛之賜前後數次時人榮之

專齋自少壯務爲修養齒過九十視聽不衰無與少壯時異矣　後水尾上皇聞之召見問修養之術專齋奏曰臣固無他術平生唯持一些字耳　上皇問故曰喫食些思慮些養生亦些耳　上皇大感賞之

專齋好詠和歌兼精其說細川幽齋木下長嘯子等皆與之交寬文四年甲辰齡甫一百歲自詠和歌三首

其一曰報望徒制珥娜屢馬提鵜恵壽狹武貨囉蒭民撥愛類美譽野味智貳比嘉列手。其二曰儺兒慕瀨出實努偉哆豆良尼酢疑斯遊慧瞥紆裳方塗世農鐇摟而阿俯香菓其三曰謨茂絮勢毛柰游安機多邏須愈區孺敝雄越毋數顧姑慮襲蒙能輪等被名瑠。其藻播傳入。叡覽至七月。敕許院參賜鳩杖一黃金一。後又有扇紙等之賜焉。夫草莽之士有至尊顧問若斯。實可謂儒林之榮也。

專齋自有鳩杖之賜。額家曰賜杖堂。子孫世居於此。有三子。長宗覺字斯民號好菴。次宗眠字友石號剛齋

次宗祐字惠夫號愚菴三子之後各以文學名於世皆仕于侯家其榮耀繁衍世之所稀也是不專齋德澤之所致乎哉

專齋與伊藤坦菴友愛殊渥坦菴少於專齋五十八歲不以後進視之常稱吾家畏友坦菴深服專齋之爲人傾心推奉也嘗記專齋平日談話數百條題曰老人雜話好古者寶之坦菴又嘗讃專齋肖像云人生滿百古來難無眚有休還更難孫子蟬聯最難得一家獨自併三難畢書曰余弱冠而與專齋老人相交數十年於此雖年分不偶而氣類頗相同聚會往來

殆無虚日老人談往事亹々可聽一無浮誕余毎忘倦其爲人也恂々樂易在室不聞忿疾之聲其面常有和煦之色眞所謂寛厚之長者也

寺齋以賜鳩杖之年九月二十六日歿於綾小路家享歳一百葬于洛東善正寺法謚曰仙壽院日榮居士至今遠方之人遊于京者必謁其墓云

或云江北海家所傳專齋眞蹟楷書二行實爲希世珍今其語附載于此曰名利兩不可好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一　終

先哲叢談後編巻之二

信濃　東條耕子藏著

山鹿素行

名高祐一名義矩字子敬號因山又號素行子通稱甚五左衛門陸奥人

素行之父曰山鹿六右衛門高道仕于伊勢龜山城主関長門守一政食禄二百石一政受封豐太閤領釆地五萬石焉慶長中高道殺同僚士某潜出龜山奔之奥州寄寓於會津侯忠郷（從四位下侍從　蒲生下野守）後與其太夫町田左近善左近食邑三萬石頗爲富饒故與

田祿二百五十石。賓於其邸。優遇甚渥。嘗妾某氏。以元和八年壬戌生素行。無幾會津侯有罪國除。左近新出給仕于幕府。賜食祿五千石。爲百人隊長。騎士所謂與力二十人卒。所謂同心百人隷焉。故欲薦高道以爲騎士。高道辭而不就。遂以長子惣左衛門代之。惣左衛門素行異母兄在于亀山所生也白雞髮號玄菴。業醫於江戸。時素行僅三歲也云。

素行幼名佐太郎。六歲從塾師學書。計九歲入于林羅山門。時稱文三郎。十一爲人講說小學論語貞觀政要等。論辨殆若老成。十二羅山許以講經用見臺焉。

見臺蓋懶架類。我邦二百年來物。儒家講筵代机案者也。十八從北條氏長（通稱新藏。後叙從五位下任安房守。）學韜略。氏長小幡景憲（通稱勘兵衛）高足之弟子也。從學之五年。諸弟子無出於其上者。二十二景憲愛素行專志旁通講習不怠。使氏長悉傳受秘訣。自是而後從學者甚衆矣。三十五其所起草四書句讀七書諺解武類全書等成。四十五被配流於播州赤穗。五十五遣赦歸于江戶。後十年而歿焉。

素行始講宋學左祖程朱。年四十後有疑於理氣心性之說。以先是所著經解數種悉燒之。寬文六年春著

聖教要録三卷刊行于世非斥程朱辨駁排詆無所忌憚其意蓋在諷刺於奉崇宋學者當時之人自王侯貴族至士庶尊信程朱者極衆矣遂以斯獲罪被幽於播州赤穗矣

世人稱素行者皆視以兵家者流徒知長於韜鈐未知精於經術余嘗讀其所著聖教要録武教要録四書句讀等持論立說雖盡不醇能抒其所獨得未嘗剽竊先修之說專門經義既在當時別搆一格矣伊藤堀河物赤城輩以一家學風靡海内素雖氣運之使然其嚆矢之任不得不讓諸於素行矣

赤穂侯長友（淺野内匠頭）親執弟子禮請教與素行往來數年於此其虚左優遇異於他承應元年壬辰春贈禄一千石使釋褐藩素行感知遇應聘仕于此九年而責不以職任遇以賓禮猶故萬治三年庚子夏有故辭禄侯謂素行曰近世木村常陸介封邑五萬石以五千石聘木村惣右衛門長谷川藤五郎八萬石以八千石聘嶋孫右衛門丹羽五郎左衛門十二萬石以一萬石聘江口三郎左衛門吾所聞也寺澤志摩守八萬石以八千石聘天野源右衛門松平越中守十萬石以一萬石聘吉村又右衛門吾所親見也自

今以後諸侯有聘問者不為一萬石無應其聘矣夫百石千石士之常祿也士不食祿萬石則出不足以行軍國之用備戒器之具入不足以祭祀祖先養父母撫臣民矣其被尊崇率若此

素行資性英邁卓絶古今加旃以洽聞強識達練時態其為人謀也數陳利害論定得失蒞事果斷疑嫌立決一執贄者歆挹風猷依頼於是不啻問道請教雖機密事吐露情實受其截斷矣故自王侯至士庶人出入於門者日數十百人矣家頗富饒妻妾之奉奴僕之仕雖五六千石者不能與之抗其儲藏費用亦

素行與人語不今道義厲辭大譽然人人推愛氣宇皆喜直諒退無後言稱門人者殆四千有餘人聲價振於朝野而名之所在謗亦隨焉有一貴紳憚其譽謗者謂以若斯之輩不可謀其包藏不軌至於妬忌之而沮裁行阯矣

素行弘粹通遠能察未然其所言經數年毫釐不違人皆歎先識之明某侯崇重文學之士有名諸士多曳裾其邸素行又應其徵屢詣侯家侯愛橘正雪（通稱由井民部助）正雪以兵學名於時嘗邂逅於侯家正雪半儀貴重甚有威望長於素行十三四歲聞素行精經義

亦長韜略。頗禮貌之。素行詰寒暄外不發一言矣。他日謂侯曰、臣視彼容貌以熟察其意不可測知。君勿必近如彼者也。侯不可。時侯欲以月俸七十口賜與素行使爲臣。辭而不就。後至慶安中果有覆治姦宄之事

素行弱冠之時。好詠和歌。從廣田坦齋學萬葉集三代集等。兼研究所謂神道者。頗精其說。歲二十一與某侯談諸州地理。席上戲詠和歌二首記我邦無海州其什至今膾炙人口。其一曰、紆繩那騎破耶摩屠益满嗣盧偉鱡舸和乳津玖信煮智寠據馱務馬美磨

瑳架其二曰鞅賦實辭箭彌能斐陀廼矩荷階冰紫
灘濃香烏頭稽志茂通結顧禮蘇卯躬奈斯
素行常云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而況設權謀詐術
以行之乎
素行常辱赤穗侯長友知已辭祿之後猶屢與之交竊
謂侯曰自干戈止殆五十年天下無事欲爲死以有
報舊德而時不可爲也則無可授命以達宿志又欲
有致而酬非常之遇而非啻諭劣無能爲皆係於時
勢然私心所安不爲無所期臣以經義與韜略教侯
之諸臣臣精力所瀘皆在於此故能達臣旨若處倫

理之變萬一無服勤有所償乎哉侯大喜爾後殆五十年至元祿年間其子赤穗侯長矩時賜死而國除其遺臣四十七人果有襲殺吉良氏殉成君志之事世稱之赤穗義士之復讐焉

大石良雄嘗素行被幽於赤穗時親炙之學兵後遊京師從學伊藤仁齋云方其枕于窺隙之間潛行如避情遊示廢曠日持久乃能使讐不動不驚夷然居之而至忘為之戒心矣而後一鼓得遂其志且使其四十六人衆率之以義各見死如歸固非從事於暴卒之間而不顧成敗者之所能及也其處人倫之變置

非常之事。一伸一屈雖出於天機。素行遺澤之所存
者亦可謂不鮮矣。

素行以貞享二年乙丑九月二十六日。歿于淺草田原街家。享歳六十四。葬於早稲田宗三寺。法謚曰月海院瑚光浄珊居士。

素行歿後數十年。常陸稲葉則通。著山鹿子由來記。肥前齊藤時良作實傳。詳其事歷。二書皆曰。素行有二女一男。長女。嫁弘前津輕將監。次女。嫁同家津輕平十郎。季男。高基通稱。藤助。遊事於平戸侯。其家至今存云。

素行遺敎歸後專唱兵學廢棄經藝以其所見與時流忤也所著諸書如武教本論武教小學武教要録聖教要録既毀其版傳本極尠矣又如武事記武教餘録治教餘録治平要録手教餘録備教要録百結字類當用集雄備集多以寫本行傳播既久矣其他編録成門人之手者數十種祖述其學者曰山鹿流奉崇之者至今不絶

川井東村

名與字正直自號東村翁通稱與左衛門大坂人

東村其先河内人父曰正次母小山氏生二男伯早歿

叔東村也正次以鬻茶爲業始居伏見後移於平安

家産頗富寛永中傳生業於東村老稱道存戒之曰

財幣無失而可也勿欲必多焉欲多必僞矣特東村

二十五歳能服事於商云

東村天資踈豪愛酒殊甚父母常恐其或發病一日偶

林一之（通稱玄伯以醫而名）者告以痛飲傷身忘親之罪東村

領之爾後不敢飲滴親戚義故宴會之時雖把盃不

至於此亂血氣也

東村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業於山崎闇齋東村長於

闇齋十四歳矣闇齋曰入道莫如敬當先持敬子不

幸過時不必讀書可專實踐我只說與子則每事須體究東村從之專力持敬之說不敢少解其餘所聞皆服膺而无失矣闇齋屢稱其篤志

東村嚮學而後致孝於父母常悔往年之薄於愛敬又懼來日之不終養耳正次性好直言議不苟合動輒與鄰里有隙東村深憂之懇々乞和於人後數年莫爲之不親睦者人皆賢之

東村雖嚮學晩確信程朱躬執筆日寫經傳如孝經刋誤小學句讀學庸章句語孟集注近思録集解朱子語類魯齋全書讀書録天命圖說自省録等凡々畢

功或詰曰吾子之所謄寫者皆刊布於世而今畾之果似無用東村曰我非欲寫之以適於用不用一則所以不自逸一則所以習敬也

東村嘗畜傭夫夫暴悍倨傲不知敬愛然其服事更無所懈故東村未嘗譴之唯深慰撫耳居數十日夫自抑遜毎見東村反有慙色後自然爲篤實恭謙之人東村愛之常語曰先修變化氣質之說可以視矣

三宅道乙嘗訪東村視其家道歎曰是董召南之遺風也東村曰或然道乙去既而自謂召南之德我何當之有明日特造道乙家謝云公昨許我以董氏之遺

風我偶失對今於心不安故謝其罪
正保丁亥之春正次罹病東村雖異居處日至其家至
益篤日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饋饌必自
執中帬厠牏亦必躬浣滌之起臥出入扶持之至厚
不欲人之代已度暑經寒屬々無倦至己丑正月遂
不起東村哀戚踰節饘粥絶口於喪紀咸從朱子家
禮而損益之屋後有一室居之以爲喪次自非省母
不敢出戸家事一委之妻子無所聞潸然涕泣不已
如是凡十有九月而母小山氏又歿東村毀瘠雖甚
哀禮兩不怠如其棺歛窀穸之事三虞卒哭之尊皆

不敢降於前喪其所自執久而愈謹適二喪凡四十
有餘月而憂色猶未去云按我邦慶元以來學問大
闡當是之時有識之士能斷然行之服三年喪往々
有焉安知非其感發於東村之所爲也哉
有或來訴父之不慈於東村者東村聞而不荅泫洏涕
下其人驚問其故東村曰聽乃言似梟鳴甚不祥可
遄去耳夫詣弊廬趾也告不慈舌也厥趾厥舌孰得
而運轉之無非行親之遺體也將枝傷根骨肉相噬
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棄市不祥莫大焉語畢復
泣其人憮然自失扣頭謝罪後自乂責躬遂孝於父

母矣云。

東村之妻高瀨氏平安人。頗有學術。夫婦之間。相敬愛若賓客。雖與偕老。奉待東村。夙夜不倦。鄉隣之人。屢稱其有賢婦之行焉。

東村以延寶五年丁巳十一月六日歿。時歲七十七。大高芝山評東村曰。翁是一味誠實人也。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翁之謂也。昔遇翁。敢問進脩之方。翁曰。莫追徃日之蹤。莫迓來日之杳。唯一日日下勉爲善而已。如是而後積度歲月。久則自然慣習。善斯成性。余審勘實踐之言。固非想像也。教夫慺子克孝詩云

孝子不匱永賜爾類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觀於此而倍服古訓之驗也

西健甫

名順泰字健甫號西山阿比留氏通稱健助後改氏西山故修爲西對馬人仕于本國

西山其先世肥前人父順益以醫仕于本州西山學於家庭研精軒岐之言而不屑方技好讀經史歳十八九其名聞於府侯辟爲書記命改父祖之業矣云

西山歳二十八而請暇於侯東遊江戸從木順菴學與新井白石室鳩巣切靡其業聲價稍顯於同門之士

與南部南山。同其庚子。當時之人。謂之木門二妙。後
又松浦霞沼。與祇園南海。同其庚子。人謂之後二妙。
前後二妙之稱。喧傳於藝園云。
西山自受業於順菴之門。與時輩交。自恨成長遠鄙無
良師友。徒費光陰。刻苦憤勵。不廢誦讀。居一年餘。才
情富贍。學術大進。其鴻文鉅藻。既魁藝苑。天若假之
年。其所抱負。殆不可量矣。
西山以元禄元年戊辰十月三日。歿于江戸。歳三十一。
棺斂以儒禮。葬于下谷養玉寺。其在病蓐。既知不可
起。乃使其僕焚文稿數卷。曰。若我文章何足以傳之。

身後世之不問交不交者莫不愛惜之者矣噫按白石停雲集村意語古今諸家人物志井大室儒林傳皆云西山以元祿元年秋九月年二十九而歿者誤也

臼田畏齋

名可久號畏齋通稱五郎左衛門本姓坂口氏備前人

畏齋之父曰可政爲備前大夫某之家宰母臼田氏畏齋早喪父後襲其職天和二年壬戌之春有故辭祿改氏臼田來於京時歲三十八

畏齋自少有志於道及其來京僑居銅駝坊蓋欲求良友以切磋學業獨抱遺經於窮巷時藤井懶齋仲惕

齋殊愛重之皆稱畏齋識見之高卒不踰洛閩之塗轍矣

畏齋雖以名教爲任不欲抗顔稱儒者而爲講業矣躬親事體究實踐常傭書以給食猶且不足穀粟不能以養妻子則取菜芋相雜炊以爲飯食之其窮迫可以想視而對人無一語之及貧也或有贈物濟其乏者辭而不受反有愀然不樂之色儻不得已而有所受則以報之後人皆知之不復餽也郷黨之人皆稱其廉介焉

懶齋謂畏齋曰朋友有通財之道兄窮困如是而不受

交誼之饋是何義耶。對曰非敢爲不可受。若其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戸。吾何不受。雖今窘急幸未至凍餒。故不受耳。

或勸畏齋以祿仕。不答。勸之教授爲業。又不答。勸之煉藥而鬻於市。從之。自讀方書。製地黄丸益氣湯類。尤竭力於磨研蒸擣矣。人皆曰斯人而煉斯藥。劑料必眞修治必精。買者頗衆。從是之後。衣食聊足云。

畏齋之所居。四隣皆窮民。畏齋常節已之衣食。雖無餘財。賑賙其急。人皆無不倚賴之者矣。

畏齋有窮乏者來買其所製之藥者。則不見錢之多少。

而多與之曰若此藥効於爾病雖無錢時必須再求焉我畜之尤多矣有壯年者富強者來求之則問曰藥不中病反加其害宜與醫生相謀審其當服乎否而後來求也我盡賣之雖然我不欲妄賣之以助人之淫心

畏齋與友人三四輩郊行視一男子卒倒于糞溷中而不潔已没其身也友人及行路之人皆雖憐之惡其穢臭不得敢近特畏齋急下手於溷中以援得之其所爲如不見不潔者既而里人來視謂曰之子患癇久矣偶發于此耳君儻不回顧而援之彼身朽於溷

中。而人莫之知。大謝之。
畏齋嘗懷償債之金五兩行遺之途。訪索不得。徒然以
歸。妻甚不悅。畏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苟有損於
遺者。則必益於拾者。遂無吝之意。
有一小奴買魚於市鄽。而爲飢鳶所捉奪。深懼其主之
詬罵。畏縮無計。不得歸家。涕泣途者。畏齋不忍觀之。
乃倒囊與錢若干。使其小奴再買持去。
中惕齋著講學筆記二卷。敷演程朱之旨。論爲學之功
夫尤詳。雖論知識之爲天命。然未及說身體之有天
職。雖論在上之天鑒可畏。然未及說在身之天則可

敬。畏齋與惕齋。嘗論此義。其言曰。凡人身如目之辨色。耳之審聲。口之出言。舌之知味。手之能作爲。足之能運動。皆是天之所命。而各具其德。豈得任己意而私用之哉。況以肆汚穢乎。人能知其各有天德。則動靜云爲。不可不往而畏天之命。噫雖幽暗中。天臨無所可避。其嚴于十目十手矣。若蔑天德而穢之。將何之以免天誅。其尚存者。幸而免矣爾。惕齋得此說。益感服其所見出於世儒之上。遂戴之筆記。以爲先賢未發之言矣。

畏齋以元祿三年庚午八月臥病。至十月七日。遂不起。

享歳四十六義故及二三門人戮力聚財禮葬於深
草寶塔寺
畏齋歿後其友藤井理定作行狀云處士之學唯剴切
於求仁也其持守培養之所素有可以視耳若使天
之與之年其所造詣豈可測量也哉

伊藤坦菴

名宗恕字務號坦菴又以為通稱白雲散人不輟
齋皆別號平安人仕于越前侯
坦菴之祖父曰伊藤丹後守宗通給仕豐太閤慶長中
卒其子曰宗淳者始家於京新在家乃坦菴之父也

坦菴幼而好學受業於江村專齋又學醫術於曲直瀨玄理玄理愛坦菴爲人以其女妻之後以玄理門人請治療者頗多矣寛文中改業爲儒不再取刀圭專唱程朱學越前侯光通（從四位上中將越前守）聞其名聘之賜二十口八百石以爲儒官

坦菴與村上東嶺伊藤仁齋情交尤密東嶺長於坦菴一歲坦菴長於仁齋四歲自少至老屢相往來若兄弟然後各以耆宿山斗於一時及其歿故三人不過三年相尋凋落

天和年或讒以曲直瀨玄理薦坦菴於　幕府將擢爲

學職之狀。越前侯聞之大怒。召坦菴於福井城幽之
一室。坦菴雖在憂悶中。優遊自得。更無鬱悒之色。日
讀經史。或作文賦詩。若不知身在禁錮者。殆三年矣
後讒者被放逐。其寃始明。遭赦而歸京。嘗謂門人曰。
三年在一室。而不省世事。獲專精於讀書。是亦君恩
之厚矣耳。

坦菴好以禮義自維。不尚言笑。故以謇直方正被稱於
士大夫間。嘗在福井城。元旦一藩之士。朝侯新祝禮
畢。坦菴與執法某私語於正廳側。人皆憚之。坦菴視
戲曰。雖無爪貓。鼠不得不畏。勢舊不歆也。雖不吠狗

盜不得不惡意舊不對也。

坦菴之詩文。世多不知。活所遺稿序。剛齋遺稿序。老圃集序。法苑珠林捷徑序等。皆載各書。林九成名賢文集載聚遠亭記。賴朝論。櫻川研銘三篇。又名賢詩集載五律二十一首。七律十六首。七絶十四首。可謂不尠。蓋其家屢罹火災。手澤之物。總爲灰燼。不存片隻矣。

坦菴之男。名溫。字元恭。號平菴。歲五十五。先坦菴而歿。以無嗣子。故養門人播磨清田宜齋爲後。襲其祿。宜齋名道基。字子崇。又號龍洲。能繼箕裘。其學術不讓

坦菴云

坦菴以元和九年癸亥九月二十九日生以寶永五年戊子八月二十四日歿享歳八十六葬于京極大雲院所著有老人雜話坦菴文集

伊藤東涯哭坦菴詩略述其履歴今附載於此云壯歳參戎幕官歴五十霜眷遇主致禮矜式士有望翰墨法度嚴詞采光燄長隻字初落紙人間爭珍藏奇書寫滿屋名花栽在莊佔俾老不休耽閒臥洛陽嗟々不慭遺精靈歸彼蒼暗燈秋風吽落月暮雲狂寄語二三子收淚慰憂傷一部坦菴集身亡名不亡

小河立所

名成章字伯達一字茂實號立所通稱茂七郎平安人

立所世家於京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鄕十世孫曰兵庫頭政平者居於近江小河始分族爲小河氏政平十四世裔曰吉盛給仕于室町將軍吉盛生光種光種生吉勝吉勝生以安通稱莊兵衞老號省宇乃立所之父也娶有馬氏以慶安二年己丑歲生立所於平安桃華坊家云

立所十二三歲緘默少言器度如成人父省宇愛之曰

皃神宇遲重。似不能言者。如此而後出語。可人而已。

立所歳十五。始志於學。慨然有求道之意。與弟成材（字荘吉、號德所）受業於伊藤仁齋之門。學成授徒。遂以經義著稱於世云。

當時崇奉堀河學者。皆以辨駁理氣心性之說。爲專務。其事實踐躬行者尠矣。立所有見於此。特先躬行而後言論。嘗定學規三條。揭諸齋壁。其一曰反求於己。勿責於人。二曰忠以盡己。恕以待人。三曰不逆人詐。思己不信。又書云。人之氣質。有萬不動。其造道之方。亦各因其材。敬戒之目。固非三條之所能盡。然平生

所以爲學者不在於此則外雖可觀不足以爲學矣
立所以元禄四年辛未之春遊于江戸寓于　東叡王
府王愛文學士恩顧甚渥居六年丙子六月乞暇將
歸平安留別諸友賦詩云官遊六歳欲還京又有親
朋無限情惜別歸思方寸裡兩般相戰意難平諸友
曰佳什句則善甚有不祥意立所笑曰惜別留別之
常態何之不祥之有歸京之後無幾而歿果爲詩讖
立所歸京之時途中河魚毒調理不驗而在病床伊藤
東涯自往問疾體羸神緊言噤氣喘見東涯喜曰幸
哉吾子來也我死在旦夕与訣死將囑子先賢有言

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矣以予不肖而易予言夫夭壽不貳脩身以俟命予[illegible]愧斯言若吾子素受家學衆所矜式勿託道義以衒俗學勿務博雜以忘守約至命之窮達非所以子能擇焉東涯終身稱此言云

其將易簀視死如歸精爽不亂端坐而終葬于洛西立所以元禄九年丙子七月十七日歿時歳四十八及上品蓮臺寺域内大慈院所著有論語國語解一卷伐柯篇二卷聖教録學論各一卷及文集四卷

松浦交翠

名默字成之號交翠軒通稱藤五郎播磨人

交翠歳十五仕姫路侯（松平大和守直矩）侯知其志於學東遊江戸従事林鵞峰講習經史居五年而侯薨自是絶思官途講説爲業従遊者頗多矣貞享中閣老河越侯喬知（従四位下侍従秋元但馬守）聞其學術聘之贈月俸十五口交翠無意於再官賓師其邸云

交翠確信程朱學不喜博雜嘗書己所見示弟子曰天命之性者萬物之一原也然天地人本渾淪一體而未始有所間隔但由天人形質相分故取天賦物受之義而性命異其名耳實非彼來襲於此也其本來渾

淪一體者非言語所能象可默而識矣

交翠常語人曰服庸醫之藥不若不服習庸儒之教不若不習也

交翠所著諸書讀之皆有裨益於後學近時之人動輒求言詞藻不知考究體用躬行則不能察其學術如何概以道學先生頭巾者流目之陳腐論說爲不足讀可謂誤矣

交翠以寶永四年丁亥九月二十七日歿時歲六十四

所著有孝經證解論語證解大學授蒙資講齊東野語世諺故事勢免天嘉多連及文稿等

莊田琳菴

名静字子默號琳菴通稱萬右衛門武藏人仕于丹波龜山侯（松平伊賀守忠晴）琳菴少從谷一齋學資稟特異僅踰弱冠其學既通尤長於談論龜山侯一聞其講通鑑綱目喜之以禄百五十石聘之琳菴起而應之仕爲侍讀時歳二十八矣

琳菴才識淵茂立志以忠誠自勗説於學者有志而行未果斷者曰學當如習水習之淺處而後向深没溺欲死者數次矣方始見功若懼其溺不離得淺處了

終身在水亦不能游泳數尺之水。

琳菴天資溫柔。退然若不勝衣者。而至與人論辨得失。吐欵盬詰。不避利害。以謇諤人皆忌憚之。寛文十年庚戌歳。其君侯逝。柄臣得志謀事於内。琳菴自以爲不可黙而止。捧諫疏擯之。或面折排之。奸邪輩深忌刻之。乃搆讒抵罪。遂幽囚於龜山城囹圄中。嘗著獄吏問荅一書。諳記經史數千言。弗舛一字。有識者稱其不可企及焉。

琳菴在於獄中四年。以延寶二年甲寅十月。棄市。將就死地。向南拜先君曰。死酬知己之德。謁黄泉下。臣無

忸怩又向東拜江戸之母曰萱砌春暉之鞠育豈得報寸草之芒乎今復先而貽大耋之嗟不肖之戾孰大焉我匪弗懷私恩其奈公義何哉乃朗吟絶命辭云逌慕胡忠簡英名萬古流浩然同正氣一笑隕儂頭時歲三十六及抗蹈白刃神色不變云人皆憐之

榊原篁洲

名玄輔字希翊號篁洲通稱小太郎後以元輔爲通稱和泉人仕于紀侯

篁洲之先世伊賀人本姓下山氏幼而孤爲外父所養因冒其氏少負奇氣遊于平安求仕縉紳家無更所

遇從木順菴學寓于其家居三年而歸鄉閭門讀書將以文學振揚於一世留志經義不欲時流所爲詞藻浮華之事後從外父來江戶講說爲業先是師順菴被擢幕府又在江戶再遊其門學術大進順菴薦之紀侯釋褐儒官

篁洲在當時既不好區別學流故每講經用漢魏傳註與宋明疏釋訓詁則據馬鄭之舊說義理則依程朱之心性近時所謂折衷學者胚胎於此其博綜之餘旁通星歷五行風水數術之說云

篁洲在平安時嘗執謁於伊藤仁齋聞其講論語既告

人曰彼儒有定見自搆一家言不爲無功於聖學矣其私淑吹虚之徒相與慕傚不省如何唯好辨駁先儒吾恐京師之學從此而變矣京師之變則大坂江戸亦然後十年唱和其說者稱古學家風靡京攝之間又十年許物徂徠崛起江戸天下之學術大變矣果不違其言

篁洲常云天下技藝各有四等一曰偏多二曰功者三曰上手四曰冥盡上下三千年縱横一萬里所存不出於此學者之於道亦然

篁洲資性敏捷博綜衆技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蝕星

辰躔度。推測無遺毫髮。澁河春海名都字三哲稱助左衛門以星歷學聞。篁洲屢往來之。研尋疑義。反覆辨論。春海長於篁洲十七歲。常歎服其技。稱爲我邦未嘗有之人物焉。

篁洲於同門士。尤稱莫逆者。雨森芳洲。新井白石。室鳩巢三人矣。芳洲自少嫺辭令。善華音。白石留志國朝典故。通曉時態。鳩巢以經義爲專門。領袖後進。篁洲該博旁通。加旃以深智儁才。自鎗劍射御書計醫卜。至茶香圍碁猿樂之類。通串其技者。不可勝數。順菴晩年戲謂人曰。伯陽之華音。君美之典詁。師禮之經

義希翊之技藝。我門之手足矣。篁洲又善書畫。嘗寫其師順菴之肖像。就求贊語。順菴因述平生實履與之。一日篁洲享順菴於其家。先之肖像。既而裱裝懸之壁上。順菴喜賦七絶一首謝之。其詩云。珍重篁洲寫我眞。頬顴如此有精神。願言阿堵無憎愛。同學同門一視春。

篁洲歳過不惑。好讀文獻通考六典通典等書。專研討歴朝之沿革制度。故如明律尤其所精究。嘗奉侯命。撰明律譯解三十六巻。自是而後。若高瀨學山物徂徠之輩。講明律者。往々有矣。其講明律學政書。起自

篁洲云

篁洲以寶永三年丙戌正月三日歿時歳五十一葬於江戸鮫橋圓應寺所著有易學啓蒙諺解老子經諺解古文眞寶諺解山谷詩集註鈔書言俗解疊字訓解正續詩法授幼抄正續印章備考談苑談藝雜記文稿等男名延壽字萬年號霞洲孫名良顯字彰明號青洲皆襲職云

先哲叢談後編卷之二終





先哲叢談後編